

《萍踪侠影》后传

侠剑无情

梁羽生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1247.5/L109/3

侠剑无情

——《萍踪侠影》后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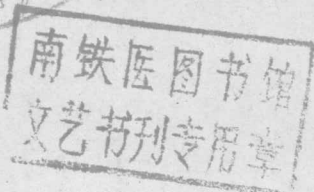
梁羽生



I247.5

L109

3



ZL139829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0096

0096

辽新登字 3 号



ZL139829

侠剑无情

Xia Jian Wuqing

梁翎生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476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5 插页:28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

责任编辑:李 新

插 图:雨 方

封面设计:徐 梅

责任校对:春 平

ISBN 7-5313-0876-2/I.799

定 价:13.80 元

毒神子

托塔雷神—南狄

病郎中—石惊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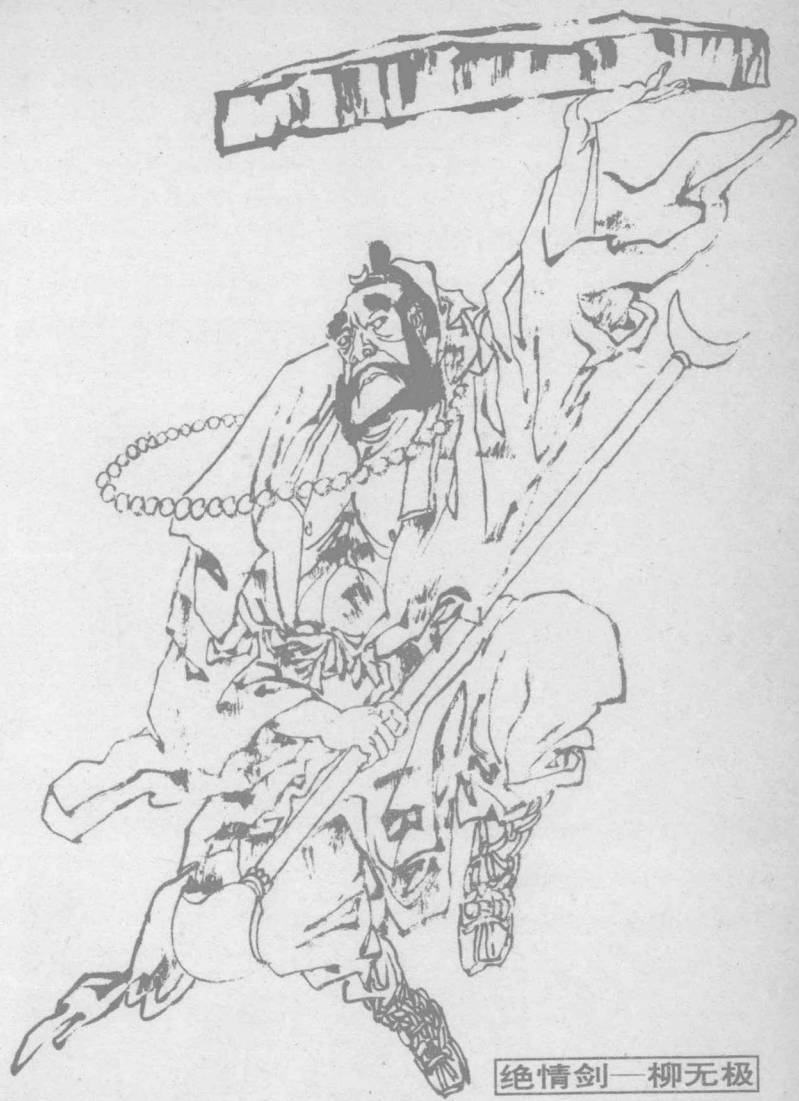


小桃公主

张丹枫

逍遥公子—庞文彬





绝情剑—柳无极

天龙上人



沙无忌



小桃公主

黑白摩诃





石英被仙人救走



石英叮嘱道：“大家尽量放松心情休息半夜，到丑时正刻，无论董明天来与不来，咱们都不能再等了，守望之责由咱们四个清醒的人轮流，每人一个时辰，按时轮换，丑时正刻一到，立即动身。”他指的四个清醒者，自然是他自己，上官威，叶盈盈和张丹枫，却没将小桃和小红算在内。

张丹枫内力难聚，真气阻塞，既疲倦，又虚弱，必须躺卧下来，真正酣睡一场，才能恢复体力，但是，他虽然十分疲倦，躺在那干涸的山涧石块上，却辗转反侧，久久无法入梦，一气之下，索性轻轻坐起身来，不想再睡了。

谁知石英也没有入定调息，正凝目望着他微微而笑，好象早已料到他会睡不着似的。

张丹枫赫然道：“真奇怪，越疲倦想睡越是睡不着，躺着反而难受。”

石英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一个人如果心里有事，再多疲倦也是睡不着的。”

张丹枫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看来石庄主早已猜出我的心事了。”

石英道：“这还用猜吗？咱们心想着同样一件事，你无法入睡，我又何尝睡着了？”

张丹枫腴腆的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我也就直说了，日间石庄主提到有方法试出解药的真假，并且没有危险，但不知是什么方法？石庄主愿意告诉我吗？”

石英笑道：“其实，这方法十分简单，你师叔兼师母为了谨慎，不让你冒险，那是她的一番好意，但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多多少少总得冒些危险，过份谨慎，往往会错过机会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笑容忽敛，石英又正色接道：“按当时的情形，他既想脱身，又想使我们认为你是杀害徐家兄弟的凶手，而且当时情形也来不及玩假，所以，我猜测他给我的解药，多半不会是假的，这是依情理而推断。”张丹枫连连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石英接着又道：“其次，据今天所得经验，那苗廷剑随身携带的药物约有十余种，只有黄色的无毒，这粒解药也是黄色，药物是早已炼制好的，若说他特意伪造一粒欺骗你，事实上不可能，据此推断，解药也应该是真的。”

张丹枫道：“我也知道苗廷剑的药物共分三色，黄色的是解药，在万毒谷时，我曾经搜查过他的丹室，只因老毒物奸诈成性，就怕他已将药物的颜色改变，故而不敢贸然险用。”

石英从怀中取出一个圆形药瓶，肃容说道：“这些药丸，咱们已经证实的确是解毒药物，至于能否解除你所中的散功之毒，不防作个试验。”

说着，由瓶内倒出三粒解药，然后又将张丹枫那粒可疑黄色药丸从中剖开，一分为二，接着道：“现在咱们分三次进行试验：第一次，你先服下一粒解药，运气一周后，看看真气能否凝聚？无论如何，对你都没有危险。”

张丹枫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然后呢？”

石英道：“然后，你再服下一粒解毒丸和半粒可疑药丸，也运气一周，试试有无异状，这次试验果然略有些冒险，但因前后有两粒解毒药同服，又有老夫在旁，即使这粒可疑的药丸真是毒药，相信也不会有多大危险。”

张丹枫眼神一亮，奋然道：“石庄主请说下去。”

石英道：“以后就更简单了，假如发现这可疑药丸有毒，咱

们便中止试验，由老夫立即用解药替你化解，假如这粒药丸无毒，便继续服用另外半粒，仍然配以解药，这方法虽嫌麻烦，相信不致有多大危险，倘若药能对症，子夜之前，你就可以恢复失去的功力了。”

张丹枫略一沉吟，爽然道：“好！咱们现在就开始吧！”

石英道：“此事只可私下进行，暂时不能让你师傅和师叔知道，现在你先服第一次解药，如果没有效，咱们就借口轮换守望，到崖上再服第二次药。”

张丹枫欣然点头，吞下一粒解毒药，盘膝，跌坐，闭目运气行功。

约摸过了半个时辰，只见他满头大汗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睁开眼来。

石英忙问道：“感觉如何？”张丹枫摇摇头道：“真气只能在丹田以下凝聚，一到胸口，便无法通过，尤其心裕三焦穴附近，好象被什么东西隔住了一样。”

石英笑道：“这是好象征，你且把汗擦一擦，咱们到崖上去。”

两人攀上涧崖，寻到谢天华，声称时刻已到，特来轮换守望。

谢天华道：“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不累，你们只管下去休息，有我守望就行了。”

石英道：“连日来劳累，你也该休息一下，午夜过后还要赶路，咱们一行人是要靠你仗剑开道，你若累倒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谢天华拗他不过，只得答应，又叮嘱了一番，这才回到崖

下。

石英四下瞭望一遍，寻了一株隐蔽的大树，让张丹枫依坐在树根下的草丛中，然后小心翼翼，将药丸取了出来。

张丹枫接过那粒可能致人死命的黄色药丸，心里不期然泛起一阵莫名的恐慌，他自问并不畏惧一死，却说不出为什么会心惊胆颤。

石英看出他神色有异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，你有些害怕了？”

张丹枫摇摇头道：“不！我只觉得肩负太重，心情难免紧张，万一这毒丸有毒，发生了意外，我虽不惧一死，但金刀周健的仇还未报，云妹又是如此情景……”

石英微笑道：“但你如今有力难施，形同废人，又怎么能够为周健报仇？怎么挽救云蕾！你连行路都吃力，何能千里迢迢前往大理？纵然去了，又凭什么替她取得‘绝情蛊’的解药？”

张丹枫悚然道：“石庄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石英道：“我的意思是说，问题必须求得解决，苗廷剑的药物均已在此，除大胆一试之外，别无他法。”

张丹枫毅然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似这番光景，实也生不如死，多谢石庄主的当头棒喝。”说完，一仰颈脖，将半粒可疑药丸投入口中。

石英低声喝道：“放松百骸，缓缓运气，不可急躁。”口里说着，人已在张丹枫对面坐了下来，左手紧紧搭住他的腕脉穴，右手捏着解药药瓶，双目炯炯，凝注在张丹枫脸上。

只见张丹枫深纳一口气，眼帘徐徐而阖，神态一片安祥，腕间脉搏也十分规律。但过了大约顿饭时光，突然身躯一阵震颤，脉搏鼓荡如潮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

石英心里虽然吃惊，仍未有所行动，只全神贯注着他的变化。

又过了片刻，张丹枫口内竟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，面肉扭曲，仿佛正承受着极大的痛苦，浑身冷汗如浆，汗味夹杂着一股浓冽的腥气。

石英见他溢出的汗水，其色呈现淡红，竟然渗着血质，也不由心慌起来，急忙拔开药瓶，将瓶中所有药丸，全都倾了出来，就在此际，突闻张丹枫大叫一声，整个身子从地上直跳而起，又重重摔落地上，四肢挺伸，一连翻滚了五六次，便静静躺卧在草丛中不动了。

石英机伶伶打个寒噤，手中药丸一齐落地，张口瞪目，说不出一句话，脸颊上一片晶莹，全是泪水。

崖边人影连闪，谢天华和上官威几乎同时飞身掠到，紧接着，小桃也气喘吁吁赶到。

大家见了树下这副情景，个个大吃一惊，谢天华沉声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石英痛苦的摇摇头，颤声道：“老夫该死！老夫该死！”

谢天华心中大急，伸手抓着他的肩头，喝道：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怎样了！”

石英泪如雨下，愧怍的悲声说道：“都怪老夫，不该让他吃了那粒可疑药丸……”

谢天华失声道：“什么？你给他吃了那粒药？你拿他的性命作试验？”

石英垂首道：“老夫嘱他伴解药同服，没想到那药丸的毒性会如此剧烈……”